

辛丑牛年正月初一，女儿晨晨在大洋彼岸生下一头“小公牛”，我和先生终于能抱孙辈啦！

按照多年前的设想，此时新晋外婆外公应该立即赶去帮女儿“做月子”，带“牛娃”。苦于疫情当前，只能望洋兴叹。幸亏拜赐现代科技，自小牛牛呱呱坠地起，透过手机观看云间“现场直播”，成了我们每日的功课。为了让远隔千山万水的外婆外公可以随时都能探视外孙，女婿振振又特意在“小不点”床边安装了一个智能摄像机，我们打开手机上的App，“小不点”便映入眼帘。呵呵，堪称全天候的“真人秀”，一解我们的相思之苦。

天涯咫尺间，我们享受着“天伦之乐”，乐此不疲于这特殊样式的“隔代亲”，亲眼见证小宝贝的日长夜大。无论是白天憨态可掬天真无邪的模样，还是夜间静谧酣睡惹人怜爱的姿态，他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们的心，每端详着他稚嫩的脸蛋，心头便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浓情蜜意，真想对着这刚降临人间、还不会言语的外孙说几句悄悄话：

——小牛牛，你可知道，万里之外有亲人每天在牵挂、惦念着你？我们期待了多少年才把你盼来啊！你可真会挑日子，选定中国人最喜庆的春节出世，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一就是你的生日。这可是“中国情结”？毕竟，即便你生在异国他乡，你的根终究在中国，和你的妈妈爸爸一样！

——小牛牛，你还不知道自己降生的时候，这地球正笼罩在史无前例的疫情之下，阻隔了我们面对面的骨肉亲情。我们收集了你出生当日的许多报纸，希望将来你能认识汉字的时候阅读，回望这一段让人揪心的日子。

——小牛牛，你睡着的时候，为什么会突然皱眉，偶尔哭泣，或咧嘴笑起来？莫非你已有自己的梦境、自己的喜怒哀乐？生活有甘苦，世态有炎凉，此刻你全然不知。真希望你的成长路上，无忧无虑尽情欢笑的时候多一点、再多一点。

——小牛牛，我们经常看见，你早上刚睡醒的时候，一个人悠然地躺着，伸伸懒腰、打打哈欠、踢踢腿脚，左看看、右望望，好像在想着心事，自言自语，又好像怕吵醒妈妈爸爸，乖乖地等着。不一会儿妈妈或爸爸来了，你高兴地绽开笑脸，手舞足蹈。你才五个月大，就这乖啊！可要一直当个乖小囡哦！

——小牛牛，真想抱抱你、亲亲你！盼着疫情尽快消散，我们能飞越太平洋把你搂在怀里。或者，让你妈妈爸爸把你带到上海来，那时，不必隔离，不必害怕，不必担忧，只有阖家团聚，放声欢笑。

何谓二大褂子？长袍子叫大褂子，比长袍短的褂子名曰二大褂子，再比二大褂子短一点的褂子名曰小褂子。这三种褂子皆大襟缝制，向右扭扣子，不可向左扭。若向左扭扣子，该衣谓之夷狄衣。

二大褂子始于何时，不知也。到民初穿的人逐渐少了，穿坏就不做新的二大褂子了。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，二大褂子不见了，成为“非遗”了。

二大褂子的颜色皆为大玉色，故二大褂子俗称大玉褂子。特别说明，女性穿的比较长的褂子同二大褂子一样，但不

和心肝五脏比，牙齿当然最容易被忽视，因为总能混。待到混不下去的时候，找了一个认识的医生，没想他一看就一叠连声的“拔”。拔了就种。种牙最理想。

我严肃地告诉他：右颊已是地坑，左颊如果拔光，两边都刮穿堂风，你要我从此鼻道度日啊。

装假牙呢，但“空城”周围的牙齿都在摇动，假牙板一旦滑进滑出，必然带动邻牙进一步松动，届时恐怕全线崩塌。

商量下来，还是先把右颊填满，装两颗，搭桥后，实际使用可享受3颗的福利，看着朋友那张好人面孔，我欣然付出了2万元。

嘱我隔夜不得喝酒疲劳。等躺上手术床时，朋友说了，现代齿科技术成熟，种牙就是种菜，你很快会看到的。

消毒、麻醉。齿科的十八般兵器都在小桌上，而麻醉效果非常好，割开牙龈，乃至往牙槽骨打洞，我

## 种牙记

胡展奋

埋入了。想到3个月后就能重新咀嚼油条鮑鱼排骨毛豆子，我很想抱抱朋友。

然而事情开始不对。因为术后第三天，我的右下唇居然还是麻木的，麻药效果早过啦，为什么还是麻木不堪？正疑惑着，朋友来电了，请我马上去医院，很急。我问啥事，朋友说，抱歉，你有一颗牙齿植人太深了一点，压迫神经，所以麻感强烈。我们现在要把它拧出来一点，不让它压迫神经。我的天！想到现代齿科反正是车削刨铣，不就捻一颗螺丝嘛，就赶紧到了医院。

然而这次不对劲，朋友让他的副院长动手，打好麻醉针后，副院长一动手我就杀猪似的急叫起来，麻醉时间未到，她居然提前动手了，身体立刻疼得铁板烧鱿鱼似地弓起来，那个痛啊，直接就是当年“中美合作所”的酷刑——“竹签钉指甲肉”的感觉！她大概也用棘轮扳手，只不过是反向拧出，但一记地拧在我的骨髓上，

神经上，极其尖锐的痛、酸、麻让我一次次地强直性弓起而一身身地大汗淋漓，麻药安在？！这不是“活杀”吗？关公刮骨疗毒，你拿我当关公啊？！

她却平静地要我忍耐，快好了。都意识到麻药效果未到而提前动手的失误，但说什么都晚了，他们不顾我的嚎叫，强摁着我拧螺丝，那个痛啊，再怎么说我“吃不了痛”，事后衣衫的湿透还不够说明真相吗？

每当嚎叫时，他们就暂停。上滑音，下滑音；下滑音，上滑音。我的惨叫几乎响彻医院，如是者再三而停了五次，疼到我快虚脱时，那个螺丝植体终于拔了出来，不知怎地我想起了刘伯承元帅当初不用麻药而痛彻心肺扉割眼睛，据说割了72刀而清清楚楚。他没哼一声，所以他是军神。而我只是常人啊。

朋友还是那张好人面孔，要说用心，今天也是无心之举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

前后不到半小时，两个植体都成功

南京西路，不乏价廉物美的老饭店。功德林、德大西菜社踞于略显狭窄的人行道边，怀旧的上海食客一不小心稍纵即逝。而我，则把不远处横亘的南北高架路，当它们的定位参照。即使开个小差错过，折回也没几步路。隔了

两条马路开外，还有王家沙点心店。此地人行道宽了不少，店里总是延伸出一溜蛇阵，里头以年长女性者多。两元一只的现蒸香菇素菜包，几十年不变的软香美色，轻松超过马兰头青团和蛋黄肉松月饼，成为永远的东方不败。

那天从长征医院看完医生，我站在南京路口的高架下，五脏庙空空如也。想着三款美食旧爱就在跟前，脚下生风地赶去。过了饭点时间的德大，几个爷叔在卡座里喝着午茶，一品炸猪排和色拉、罗宋汤的愿想成了泡影，我遂退出去一探隔壁的功德林。隔着玻璃窗掠过惯常的食品，一款鲜绿的苔条豆瓣辣了我的眼，果断纳入囊中，一路向西继续追击貌不惊人的王家沙。

应该说，王家沙的后半部分堂吃面食区，才是它本来的样子。只不过，如今谦虚地让出C位给业绩挂帅的外卖食品。往里走，两边的本地熟食摆开擂台、应有尽有。装潢还是

20年前的格调，顾客多是回头客，口音里带着熟悉的“哎”“安”“凹”“欧”音调。落座，点香菇面筋面者多，小笼是绝配，荤素有致，我乐得一并拿来主义。

一位戴眼镜的驼背老人手提一摞熟食，踟蹰停留在我座位边，细细地翻着自己的小背包，不知是否遗忘了什么。闲暇的午后，心情明媚如春，何况有份暖胃的汤水，饱食的我停下箸，莫名地凝视起眼前垂老的长者，一下子买

四盒熟菜，想必是位衣食无忧的耄耋老人。暗想着，我忍不住冒昧地询问他的年龄，答复是87岁。随后，老人渐行渐远，我目送他消失在后门的逆光中。父亲在世的话，也是这个年龄吧？如果他还在，我要带他上功德林二楼包房，听他笑说：素食，一吃就饱，一走就饿！

我记得，我的远房二伯父，他每年过年时穿一下二大褂子。冬天穿这么淡颜色的外衣似太不和谐了。五天中，二伯也不是整天穿着，规矩礼仪一做完，马上就脱掉二大褂子、折叠放好。

听人说过，二伯的这

件二大褂子就是二伯结婚时穿的礼服呢。

请不要小看这件二大褂子，儿女结婚时要穿，亲朋有大事要穿，逢年过节也要穿。这件二大褂子，真是忙得不亦乐乎！

## 七夕会

俞梅珍

## 二大褂子

寒漫思

松江，这个上海地区古老又年轻的城市，总是会生长出卓尔不群的建筑，其独有的造型，独特的创意，独具的魅力，独秀于建筑之林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唐经幢，是上海地区存世的最早建筑，二十一级各种图案雕刻展现了盛唐的经典艺术。民间除魔镇妖的各种传说使这座千年建筑充满了神秘。天马山护珠宝塔，是比意大利比萨斜塔还要早还要斜的塔，原是一座玲珑宝塔，现在倾斜角度为6.63度（比萨5.2度）。为什么斜而不倒，成了千古之谜。

全球海拔最低的五星级世茂深坑酒店，在天马山脚下了一个遗弃采石废坑里，沿崖而上建成世界建筑奇观，是集自然、人文、历史、科技大成的建筑。

何陋轩，用毛竹搭出了世界屈指可数的优秀建筑，这个隐于松江方塔公园竹林深处、古河道

雅玩

畔小岛上的平民茶室，居然曾在世界五十名知名建筑师作品展览会展出，并作重点介绍，若在那里喝一杯茶，会有美好感受。

从广富林隐约在水中似罐如蚌的建筑群，到G60高楼之顶飘逸的云廊，云间之筑真是在水云间了。“唐宋元明清，从古看到今”，说的也是松江经典的古建筑。

## 玩味建筑

资承

走进泰晤士小镇、大学城、佘山度假区，领略的是中西融合的现代建筑风情。浦江之畔似铜雀台的浦江之首，真是铜的建筑，伫立在江边，气势恢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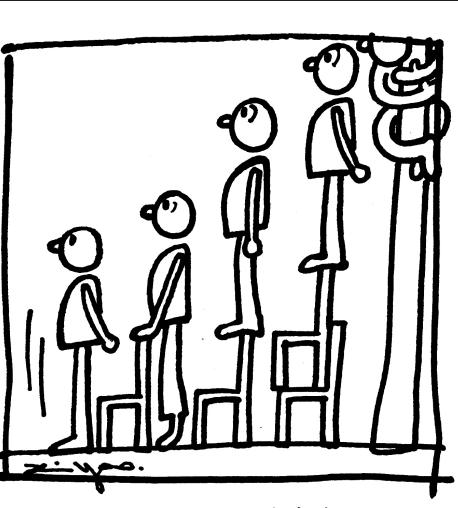
八十八亩田的民宿，建筑把稻田、森林、乡村融为一体，营造出了江南的清新，置身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人们常常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松江这些别有风彩的建筑凝固的肯定了不同凡响、美妙无比的乐

曲。唐经幢里虚幻的禅乐与云廊上悠然之声合奏重奏都是天竺之音；天马山斜塔上风铃与余山教堂钟声似由远古传来，又传到远方；方塔边何陋轩茶室里江南丝竹伴着茶香，弥漫云间；世茂深坑的奇观与广富林遗址建筑群似阵阵震撼的交响曲，在九峰久回荡……王澍说“造房子就是造一个个小小世界”。

这些年，这个世界上生长得最快的是建筑。东西南北新城小区，最容易雷同的也是建筑。记得梁思成在《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》一文中说：“只有重复而无变化，作品就必然单调枯燥；只有变化而无重复，就容易陷于散漫零乱。”谁都不愿意生活在单调枯燥、散漫零乱的世界里，我们的建筑要有新创造。

在松江，你留意一下，可以发现不少新的创造。老旧如新是一种创造。老旧如旧也是一种创造。全新设计更是了不起的创造。



郑辛遥

前排“犯规”后的连锁反应……

匈牙利钢琴家安德烈·席夫最近的一大杰作是和“启蒙时代管弦乐队”合作，以还原古乐器时代的音响效果为目的，录制了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，作品15和作品83。席夫自任钢琴独奏兼乐队指挥。勃拉姆斯的这两部作品篇幅长、含意深、演奏难度高，历来被钢琴演奏家视为畏途。

席夫今年67岁，在他音乐生涯的前期，对古乐器嗤之以鼻，在1983年对《纽约时报》采访他的记者称那些用古钢琴弹“舒伯特”的人，只是会弹琴而已，“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宗而自鸣得意，我听来觉得可怕。”

那么，他什么时候开始改弦易辙了呢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席夫在萨尔斯堡参观莫扎特的故居，在莫扎特出生的房间内有一架保存得很好的古钢琴，席夫生平第一次试了一下古钢琴，觉得音色好极了。他就此一发不可收拾，钟情于古钢琴音色的无与伦比的优雅，现在，他称自己坐在现代钢琴前反而觉得别扭了。

几年前，席夫买得一台1820年的古钢琴，用它演奏“贝多芬”和“舒伯特”。在演奏勃拉姆斯的两部协奏曲时，他坚持要用Julius Bluthner 1859年在莱比锡制作的古钢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勃拉姆斯的这两部作品是在1859年完成和首演的，这样就可以尽量还原作曲家作品初演时的音色。

席夫认为钢琴协奏曲的难点是钢琴和乐队的平衡的问题。现代音乐厅大多有一千多个座位，肯定有一些区域钢琴演奏被乐队覆盖。他认为勃拉姆斯的《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》钢琴和乐队平衡的难度极高，给演奏家带来体力上、心理上的压力，而用Bluthner的古钢琴弹奏，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，古钢琴的琴键稍显狭窄，触键用力相对也小，这就减轻了钢琴家的“体力活”。

席夫坦言既弹琴又当指挥很不容易，因为很多时候需要指挥乐队时双手却离不开键盘，而乐队并不是单纯为钢琴伴奏，它必须按照指挥的意图行事，所以，钢琴家必须做到和乐队水乳交融、亲密无间，好比是演奏室内乐一样。

他的演出还原了勃拉姆斯作品的清澈、透明，观众能够听到非常细微的音色变化。席夫一直倾向于认为自上世纪30年代起，勃拉姆斯的这两部作品的演奏变得越来越“厚”，主要是弦乐部分过于浑厚所致。他认为勃拉姆斯乐谱上的许多加长音的音符，虽然没有标明“渐弱”，但是作曲家实际上是期待音乐家演奏时自动地减弱的，但是现在的演奏员并不理解，而仅是机械地照搬乐谱演奏。

席夫认为不注明“减弱”并不是勃拉姆斯的发明，莫扎特、贝多芬也是这样做的，所以“我指挥乐队时，总是一再告诫演奏员们每‘击’一个音，一定要‘渐渐地减弱’，因为加长音符本身已经传达了所要表达的信息。”

试以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第一乐章为例，其发展部在现代演奏中显得很浑浊，不透明，因为许多旋律配合在一起，而“启蒙时代管弦乐队”的演奏则还原了清澈透明。第三乐章开始也是这样，大提琴独奏部分可以辨别出很多细节：比如低音弦乐部分的中提琴，随即而来的双簧管、巴松管等不同层次的音色。

席夫认为勃拉姆斯的钢琴曲不太适合年轻学生演奏，因为它们对体力的要求很高，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弹，“我不是警察，我只不过是提个建议而已。”席夫如是说。



席大谈勃拉姆斯

周炳接

